

香港

卧龍生著

雙鳳旗

第五冊

敦煌文藝出版社



雙鳳旗

(香港) 卧龙生著

(全书 1 — 6 册)

第五册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四十一

江烟霞心知是那黄衣老人暗中相助之力，心中暗道了兩声慚愧，口中却笑道：“张大将军的掌力很强啊！”

夏琪被江烟霞喝住之后，还未退出，目睹张超连连后退，心中大惊，纵身跃到张超身前，低声说道：“张兄，受了伤吗？”

张超低声说道：“这丫头掌力柔中蕴钢，强猛无匹。”

夏琪右手一挥，突然发出一掌，攻向江烟霞，人却低声说道：“咱们退走。”

张超自和江烟霞对了一掌之后，狂傲之气，已然消失，听得夏琪之言，立时向后退去。

四个黑衣大汉，紧随在两人身后，一齐退出。很快的隐入壁间门户中消失。

容哥儿本想追赶，但见江烟霞站着未动，也就未独自行动。

江烟霞眼看夏琪发出劈空掌，想他功力，绝不在张超之下，只好硬着头皮，挥掌推出。

果然，又是一股暗劲，适时而到，震开了那击来的掌力。

就这一瞬工夫，张超、夏琪已隐入那门户之内，消失不见。

那大开的门户，也迅速的闭了起来。大殿中，只余下四

具死尸。

江烟霞回顾了那黄衣老人，道：“老前辈不肯自行出手，却暗中相助晚辈。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等候片刻，咱们再详谈内情。”

举手互击三掌。

三掌响过良久，大殿中仍是一片静悄悄的，毫无动静。

黄衣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果然都是他们控制了。

——”

目光一掠江烟霞和容哥儿，道：“你们坐吧，此刻情势已很明显，老夫也不欺瞒你们，要凭咱们三个人的力量，来应付这次大变局了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那是说，这地下皇宫所有之人，都已经叛了老前辈。”

黄衣老人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也可以这么说吧！都怪老夫平日对他们太过信任，才使他们为所欲为。”

江烟霞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这地下皇宫中布满了机关，那机关枢钮可在这大殿中吗？”

黄衣老人摇摇头道：“不在这大殿之中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那大殿之中，是否装有机关呢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自然是有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如若他们在外面发动机关，咱们岂不是毫无抗拒之能吗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老夫这地下皇宫中的机关，各有专人掌管，唯独这大殿中的机关，由老夫控制，咱们守在殿中，尚无问题，但离开大殿，那就很难说了。”

容哥儿心中暗道：“咱们总不能永远守在这大殿之中啊！”

但闻那黄衣老人说道：“老夫原想先把那夏琪、张超击伤……”

江烟霞接道：“在晚辈感觉之中，老前辈确然有此功力，不知何以不肯出手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两人武功大有进境，老夫如若全力施为，才有此可能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次刻咱们是死中求生，老前辈难道还要手下留情吗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手下留情？哼，老夫已对他们恨之入骨，恨不得把两人碎尸万断，那里还会手下留情！”

容哥儿道：“那为何不肯出手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老夫本要出手，但却觉出了自己受暗算。”

江烟霞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你受了暗算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不错，老夫如若不顾伤势，全力施为，击伤两人，并非难事，问题在老夫在全力施展时，无能再控制伤势，击伤两人之后，伤势也必然严重恶化——”

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老夫个人生死事小，但因此使整个武林蒙劫，那就是大恨大憾的事了。因此，老夫不能涉险，必须要留下有用生命。”

江烟霞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黄衣老人点点头道：“但问题是，咱们如多上一分准备时间，对方亦是如此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老前辈此刻有何打算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老夫深知毒性，因为，他们在我身上解毒不敢太多，我又发觉很早，只要能给我一十二个时辰的时间，老夫自信可用我毕生修为的内功，逼出身受之毒；但对

方却不会耐心的等十二个时辰，再和我动手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晚辈明白了。”

容哥儿奇道：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江烟霞道：“这位老前辈希望咱们的力量，能够支持过十二个时辰，替他护法，让他运功逼出身上奇毒。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正是如此，不过，时间上，要十五个时辰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老夫要利用一个时辰，能给你们一点速成的武功，和暗器施毒之法；此外，老夫迫出奇毒之后，还要两个时辰休息才行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晚辈们的武功，老前辈已经瞧到，你估计一下，我们能否抗拒十五个时辰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此刻不能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如何才能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老夫传你们武功、暗器，再加上用毒之法后，可以增多一点机会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除此之外，咱们是否有别的办法呢？”

黄衣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别的办法了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既然只有这一条路，事不宜迟，老前辈可以开始传授我们的武功了。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好！你们坐过来。”

江烟霞、容哥儿齐齐行了过去，围坐在那老人身侧。

黄衣老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一个时辰之内，传授你们的武功，暗器和施毒手法，实则是匆急无比。”

语音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好在，你们都已有了很好的武功基础，老夫只能口述几种剑招中的奇绝招数，你们能够领

悟好多，那要看你们的悟性了。

江烟霞道：“老前辈似是已经胸有拒敌之策……”

黄衣老人接道：“老夫心中确有一个打算……”

江烟霞道：“可否告诉我们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此刻时间宝贵，老夫一面传授你们武功，一面讲给你们听吧！”

突然站起身子，双掌连挥，熄去了宫中火烛。

刹时间，大殿中黑了下来，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黄衣老人道：“敌强我弱，咱们要借黑暗掩护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黑暗中施展暗器，那是最好的拒敌方法，”

黄衣老人突然放低了声音，道：“如若老夫推断无误，在这大殿四周，必然有暗中监视着咱们，但咱们如说话小声一些，可以避免他们听到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那就是说，老前辈传授我们武功，只能口述，无法示范了。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不错，所以你们要用心听。”

语声一顿，又道：“现在，老夫先讲两招最恶毒的剑法。”

江烟霞、容哥儿屏息凝神，专注而听。

黑暗如漆的大殿中，静了下来，静得落针可闻。

良久之后，才听得一个低微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两位用心听了，第一招名叫‘万流归一’，第二招名叫‘一星掩月’。……”

语声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时机迫促，老夫只讲窍诀了。”

当下详细的说明了出剑攻袭之法。

江烟霞、容哥儿，剑法上都有着很深的造诣，听闻之后，果然觉出这剑招，凶猛毒，奇奥异常。

但闻那黄衣老人接道：“你们只要记其窍要，待老夫运功迫毒时，你们再揣摩变化吧！现在教你们几种施展暗器的手法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老前辈这大殿之中，可有暗器吗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如无暗器，老夫也不会传你们了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暗器人人会用，只是手法不能精奇而已，但不知老前辈用的什么暗器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很歹毒的芙蓉针，不知江姑娘肯不肯学？”

江烟霞道：“情势如此，不学也得学了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在下呢？也要学那芙蓉针吗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芙蓉针太恶毒，女子使用还可，男子汉自有男子汉的暗器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但不知在下要学什么暗器？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子母弹和蝙蝠镖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两种暗器，虽不若芙蓉针那般恶毒，但却各具奇用。”

他心知这次一战，不但关乎自己的生死存亡，而且还将牵连上容哥儿和江烟霞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老夫说过，那暗器都很歹毒，两位在此可以施展，但离开此处后，两位最好不要再用，最低限度，也要少用。

容哥儿、江烟霞齐声应道：“我等自会珍重施用，老前辈但请放心。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那很好。”当下把施用的手法传给两人。

紧接着，又传了两人施毒之法。

黄衣老人讲完了用毒之法，也就差不多快两个时辰。当下站起身子，取来了十二只蝙蝠镖，一袋子母袋，交给容哥儿，又把一袋芙蓉针交给了江烟霞，接道：“暗器只有这么多，你们要珍惜用它……”

江烟霞道：“晚辈自会小心，老前辈快请运气迫毒。”

黄衣老人低声说道：“老夫那卧身之榻，乃是钢铁作成，坚固无比，其中装有机关，老夫运气迫毒之时，可以躲在里面……”

容哥儿心中暗道：“原来早已有了准备。”

但闻那黄衣老人接道：“老夫一行运气，即无暇顾到尔等，你们要多多珍重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晚辈们尽力而为。”

黄衣老人道：“最重要的两件事，是不要让他们在宫殿中燃起火花，彼众我寡，实力悬殊，大殿愈暗，对我们愈是有利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晚辈们记下了，此刻寸阴如金，老前辈还是早些开始运气迫毒。”

黄衣老人连连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你们小心了！”

跳上卧榻，搬动机关，卧榻中陷，把那黄衣老人围了起来。

江烟霞缓缓伸出手去，握着容哥儿左手，道：“容郎，此刻，咱们倒真变成一对同命鸳鸯了，唉！不知此刻，这地下皇宫之上，武林道中大变如何了！”

容哥儿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咱们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，待他迫出奇毒之后，再作计较。”

江烟霞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机会不大，十几个时辰，那张超和夏琪，有着布置毁去这大殿的充分时间。”

容哥儿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——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近两个时辰了，怎么他们还是毫无举动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时间愈久他们的攻势也愈是可怕！……”

话未落口，突然一阵轧轧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南面壁间突然裂开了一座门户。

江烟霞道：“容郎沉着些，咱们各自选择一个拒敌位置。”

容哥儿微微一笑，横里移开身子，隐在一张椅子后面。

只见那门户裂现之后，却无人紧随而入。

显然，那张超、夏琪，对那黄衣老人还有着几分顾虑。

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，瞥见火光一闪，一只松油火把，投入大殿。

幽暗大殿中，登时被那火把照得一片明亮。

容哥儿摸出一粒子母弹扣在右手，左手却抓了一个黄缎子坐垫。

但闻呼的一声，一个黑影，奔飞而至，击熄那松油火把。

原来，江烟霞已先他出手，击熄火把。

容哥儿轻轻放下坐垫，双目神凝，盯注在那壁间的石门。

果然，就在那江烟霞击熄火把的同时。突见人影闪动，两个大汉直向室中冲来。

容哥儿右手一扬，扣在手中的子母弹，及时发出，迎向当先大汉击去。

只见那大汉右手一扬，寒芒闪动，护住了身子。

来人武功极是高强，容哥儿打出暗器，对方似是已经警觉。

但闻砰然一声金铁交鸣，接着响起了两声惨叫。

原来，那大汉手中兵刃击中了容哥儿手中的子母弹，立时母弹破裂，十数颗子弹，四散迸飞。

两个大汉，都为子弹所伤，又退了出去。

容哥儿未料到这子母弹如此威力，不禁一呆，暗道：“好厉害的暗器。”

口听江烟霞柔柔细音，传之过来，道：“容郎……”

容哥儿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江烟霞身子一闪，飞跃到容哥儿的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刚才打出的是什么暗器？”

容哥儿道：“子母弹。”

江烟霞道：“看来那威力很强，你得珍惜施用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这一袋子母弹，总在二十粒，如若粒粒都能伤人，至少要伤十人了。”

两人虽在谈话，但四道目光，却是一齐投注在石门口处。

但闻江烟霞道：“如若进入大殿只有一道门，咱们凭仗这些恶毒暗器的威力，防守十几个小时，或非难事，如是别处还有门户，那就难以支持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我想去那门口所在布毒——”

容哥儿道：“不行。”

江烟霞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容哥儿道：“这等事应该我去才成。”

江烟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男人家粗心大意，咱们现在又都非熟手，万一沾在身上，如何得了。”

容哥儿道：“难道你不怕吗？”

江烟霞道：“我会小心。”起身向前行去。

就在江烟霞将要行到门口之时，突见火光一闪，又是两个松油火把，抛了进来。

这次似有两人抛入，两个松林把，各落一个方位，相距有两丈多远。

同时，人影一闪，夏琪出现在门口处。

江烟霞大为吃惊，右手一探，摸出了三支芙蓉针扣在手中。

只见夏琪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大王，此刻地下皇宫已全然入了我等掌握之中，大王要凭仗一男一女，两个人，助你挽救大局吗……”

提高了声音，接道：“大王过去，待我等不错，传授武功，以及指导我等配毒之法，传授武功之情，极是深刻难忘，因此，我等绝不会伤害大王，只要大王同意不干涉我等作为，大王仍然是承继原位，作你的地下皇宫之王，我等也是每月来此请安。”

他一连问了数声，始终不闻那贵衣老人回答之言，不禁大怒。

冷笑一声，厉声接道：“在下言尽于此，大王不听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江烟霞看他话将落口之际，一扬右手，三枚芙蓉针电射而出，分取那夏琪前胸三处要穴。

夏琪口中说话，两道目光，却不注流动，希望借机看清楚室内景物。

瞥见三缕寒芒，电射而至，心知是极为歹毒的暗器，急急闪避开去。

江烟霞、容哥儿一齐发动，熄去了两支火把。

大殿中，陡然间又黑了下来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

容哥儿心中暗道：“我应该涉险布毒才是，怎能让一个女孩子常常涉险呢？”

心中念转，人却纵跃而起，直向门口扑去。

只听一声低喝道：“快退回去！”

容哥儿一听之下，已知是江烟霞的声音，只好一吸气，向后跃退回落原位。

身子刚刚停好，突闻几声金风破空之声，传入耳际。

显然，夏琪等，也以牙还牙，施用暗器，击入室中。

容哥儿凝神听去，由那破空暗器中，分辨出至少在五件以上，心中大为震动，暗道：“不知江烟霞是否已隐好身子……”

只听拍的一声，一把柳叶飞刀，正钉在容哥儿掩身的木椅之上。

他久处暗中，双目已然隐隐可以辨物，只见那一把柳叶飞刀这深入了木椅大半，有两寸多深，心中暗道：“发飞刀人的手劲，非同小可。”

紧接着响起了一阵劈劈拍拍之声，想来是暗器撞上木椅和石壁，发出了不同的响声。

容哥儿虽未闻江烟霞呼叫之声，心中仍是不安，正想开口呼叫，突闻一个低微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容郎，你无恙吗？”

容哥儿道：“我很好，你呢？”

那说话之人，正是江烟霞，只听她柔声应道：“我会照顾自己，你多多小心了。”

疾风识劲草，苦难现真情，江烟霞已然把容哥儿当作夫婿看待。

但闻一阵冷厉的笑声，由门外传了进来，道：“你们两

人已然身陷绝境，唯一自救之道，就是弃去手中兵刃，走出殿外，老夫答允饶你们之命。”

容哥儿知江烟霞无恙，心中大为宽慰，仔细分辨来人声音，似是张超所发，忍不住厉声喝道：“大王已有歼灭尔等的神算妙策，你们等着受死吧！”

张超怒道：“等本座攻入大殿之后，不把你小子碎尸万段，决不罢休。”

容哥儿冷冷说道：“你有胆子就进来！”

语声未落，瞥见门口一片寒光，直向容哥儿停身之处袭来。

容哥儿一缩身，全身躲在那木椅后面。

但闻一阵卜卜之声，数道寒芒，一齐钉在那木椅之上。

容哥儿侧脸一看，只见那钉在木椅上的暗器，有亮钉梭、白虎钉，显然，这些暗器，并非由一人所发。

幸好，容哥儿用来掩身的木椅，十分坚厚，那暗器虽然凌厉，却也无法洞穿。

容哥儿探手从怀中摸出一粒子母弹，扣在手中，一面流目四顾，希望找一个隐身之处。

大约是夏琪、张超也对子母弹、芙蓉针心存畏惧，竟是不敢冒险进来。

双方又相持一刻功夫，耳际间又响起了张超的声音，道：“大王意下如何？还望早些提出，属下等心念传艺之情，不忍施下毒手，但如大王一直默不作声，属下等只好开罪了。”

容哥儿心中暗道：“原来他们迟迟不敢冒险而入，还是对那黄衣老人心有畏惧，如若他们知晓那黄衣老人在运气迫毒，定然会冒险冲入了。”

心念转动之间，突见一个气死风灯，伸入殿中。

容哥儿细看那风灯，原来是用一根长枪挑入，只见枪身灯笼，不见人影。

那风灯伸入了殿内七八尺深，大殿甚多地方都在那灯光照射之下。

容哥儿心中暗道：“如若他们此刻，借灯火冲入殿中，彼众我寡，对我等大是不利，纵然冒险，也要设法把这灯火熄灭。”

心念转动，随手取过一个坐垫，暗中运气，陡然站起身子，右手一抖，坐垫脱手而出，直向那风灯飞去。

但闻蓬然一声大震，那风灯被容哥儿贯注内家真力的坐垫，一下击碎，火光一闪而逝。

灯火熄灭的一瞬，几条人影，连绵冲入殿中。

同时，四点寒芒，破空而至，击向容哥儿停身之处。

容哥儿也预料到，强敌会借那混乱的一刹那，有所行动。

是以在灯火熄灭之后，右手扣着的子母弹，用力打出，腾出右手，握住剑把，拔剑一挥。

寒芒闪动，几枚疾射而来的暗器，尽为长剑击落。

但那冲入殿中三人，已然听出了容哥儿停身的位置。

立时有两人挨了过来。

衣袂飘风中，挟着凌厉的刀风。

容哥儿长剑疾挥，咣的一声，震开了那疾落而下的一柄单刀。

但另一条亮银软鞭，却呼的一声，卷了过来。

容哥儿早已借适才灯火选择了停身之位，挡开迎面一刀之后，立时斜里一侧跃退。

那疾卷而来的软鞭，击在木椅之上，登时碎木横飞。

这时，几声闷哼惨叫，传了过来。

原来，容哥儿发出的一颗母弹，被敌人挥刀一挡，母弹破裂，子弹碎飞，伤了两人。

江烟霞又连发十余枚芙蓉针伤了三人。

鱼贯涌入殿中的强敌，在门口死亡堆积之下，顿然而住。

黑暗之中动手，全凭灵敏的听觉，和熟悉的地形。

容哥儿纵身闪避时，已然小心翼翼，未带起衣袂飘风之声。

那执刀大汉低声说道：“你听出那小子闪避到那个方向去了？”

那执鞭大汉道：“没有听到。”

执刀人道：“我护着你，你晃燃火折子。”

执鞭人应了一声，左手探入怀中，摸出火折，随手一晃而然。

火折子刚刚一亮，突然尖叫一声，丢弃于地。

原来江烟霞及时发出一针，击在那人握拿火折子的左腕之上。

那火折子燃烧之力甚强，虽然落在地上，仍然熊熊燃烧。

江烟霞右手一招，又打出四枚芙蓉针。同时高声说道：“老前辈请出手吧！”

容哥儿心中暗道：“那黄衣老人明明在运气迫毒，她这般呼叫，那是分明暗中要我出手了。”

目光一转，火光下只见除了那执刀和执鞭大汉之外，还有三个劲服大汉，也冲入室中。

不过，那三人中间，有两个似是已经中了江烟霞的芙蓉针，倒在地上。

容哥儿心中暗道：“好惨酷的屠杀，但此刻情形，势难心存仁慈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右手一扬，两粒子母弹，脱手而出。

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，那执刀大汉正待伏身捡起火折子，容哥儿两粒子母弹已然挟着劲风急袭而至。

那执刀大汉右手一抬，咣的一声，击在子母弹上。

但闻又一声金铁交鸣，两个子母弹，外壳破碎，数十粒小铁弹，如雨点般下击。

但闻两声惨叫，那执刀和执鞭大汉同时 伤 在 那 散 弹 之 下。

这时，那另一个大汉，亦伤在江烟霞的芙蓉针下。

但那跌落在地的火折子，仍在熊熊燃烧不熄。

容哥儿看那火折子，火焰愈来愈大，心想无论如何不能让江烟霞冒险，当下一跃而出，扑向火折子。

长剑探出，拍的一声，击熄了火焰。

这时，突然听得一阵暗器破空之声，疾飞而至，袭向容哥儿。

容哥儿长剑拍击火折子，回救不及，只觉左臂一麻，被一件暗器击中。

容哥儿身中暗器，立时一个地堂滚，回到原地。

但闻噗噗两声，两个大火球，由门外投了进来。

这火球似是经火油浸过，燃烧之力十分强大，滚入厅中之后，火焰冒起了两尺多高。

江烟霞顺手抓起一张木椅，投了过去。

但闻砰然一声大震，那木椅击在火球之上，只震得木椅